

盛文强 | 著

岛屿之书

在岛屿，水比光更古老

岛屿之书

盛文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岛屿之书 / 盛文强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08-6654-1

I. ①岛… II. ①盛…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0035号



洋葱工作室

岛屿之书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十年之前，我的写作已和岛屿有关。我出生在胶州湾内的一个半岛，后来又往来于东南沿海若干杳不可及的无名海岛之间，深入到不为人知的所在。岛屿的弹丸之地，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本生发方式，岛屿也曾内化为我自身性格的一部分，这使我走向内陆后出现各种不适，也可看作是我在世俗中所历的种种失败的根源。本不当萦于心，然则其裹挟的光阴已然蹉跎，无可挽回。至为沉痛者，莫过于此。

值得欣慰的是，来自异国的同龄人朱迪斯·莎兰斯基（Judith Schalansky）在地理学的视域内发现了岛屿的矫然不群。作为狂热的岛屿爱好者，她为岛屿找回了尊严。她曾在地图的空白处写道：“不少岛屿都远离大陆，远到根本无法绘入国家的行政区划图。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被略去不提，只是偶尔，它们才会在绘图学的某张短腿小桌子上得到一席之地，它们被框进一个小框，蜷缩在整张地图的角落处，有自己单独的比例尺，可就是没有具体的位置信息。”

地图的绘制者们致力于定向，勾画出岛屿的边界，却发现这一切是徒劳，因为岛屿的形状时刻都在变幻——海潮上涨，礁石崩落，大船搁浅，这些不确定因素，都足以使岸线变动不居，岛屿的形状因此改变。一只在海岸觅食的海鸟，其长喙也可啄破脆弱不堪的岛屿边界，令地图绘制者的劳作毁于一旦。

岛屿是难以圈定的，其空间虽显逼仄，却可成为文学的样本。世事的乖谬无常极易被广袤的内陆所稀释，而岛屿地僻而小，一切情节得以无限放大，无处藏身。在岛屿，世界扑面而来，避之不及，岛屿成为纷繁世事的镜像。与此同时，岛屿也是个体精神的冒险之地——在微缩的世界里，有人谋划着疯狂的海外之行，传奇的履历，源自血液里的躁动。也有人默不作声地藏匿，内心深处却满怀着逃离尘世的喜悦。

岛屿难以被规驯。岛屿日夜悬浮在深渊之上，却不沉没。岛屿令人沉湎的理由，无外乎此。对这些岛屿的魔幻式重构也非止一日，将不同的岛屿轮廓图层层叠加，做平面投影，得到

的却是乱麻一般的黑漆漆的线团，这形状似乎更接近岛屿的本质——它们从来都不中规矩，不入绳墨，就像海面的波浪一样，不停地运动，不住地闪烁光芒。

许多年后，我将所历的岛屿一一比照，随着对岛屿的截面观察的深入，自我认知也无限剖分，沉恻地寻找与追问。

犹记得十年前的夜晚，归航的船上。岛屿上连绵的山峰已经出现在海平面上，那些交接的抛物线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挫败感，颇令人沮丧。我们在船上都沉默了，没有人说话。黑压压的海面，是几千米的深渊，时间在船舷之外凝滞。当此之境，便可瞬间证得此身之虚妄，于大梦中惊醒。

写下这些，是为序。

盛文强

2016年5月于青岛

目录

上篇

岛屿之书	3
六月至九月	22
渔民画记	39
海底的祖先	58
北船录	73
海怪三种	88
绳结手记	114
告别演出	129
和鱼交谈	134
夜泊周岛	140

下篇

海上七夜	147
彗星和海啸	170
鱼虾在我房上	177
奇遇	191
渔事录	211
父亲的海	228
谁建大宅	242
半岛人物志	257
草木篇	274
搁浅的鲸	300
后记	305

上
／
篇

岛屿之书

【壹】

他回到岛上，看到了那条废弃的木船，船头的尖角抵进了岸上的泥沙——当初它从海上回来时，冲劲太急，船头戳破了岸线。

这条船仿佛存活了几个世纪。在海上漂泊的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缩小。构成船体的红松木，在不知不觉中溶解、挥发。在斑驳的水光照耀之下，船体俨然是受到炙烤的乌贼，急剧枯萎下去。一艘船的老迈，令撑船的水手感到揪心——水手不禁想到了自身。摇橹之际，他侧身望着船舷之外的海面，那些波浪无休止地跳动，不断闪烁光芒，似乎只有波浪才是不老的。

它终于离开了海，剥蚀殆尽的龙骨，缩小为一架船模，在码头，船模摆在嵌有镜面的货架上，作为岛屿早年历史的唯一见证。昔日的海岛少年打船模前经过，忍不住停下脚步。他的目光落在纸片裁出的风帆上，但见帆面弯曲，似有一场好风来了，

他耳边又响起了包裹在帆布中的隆隆风声。

在他心中，一场近乎疯狂的远航之旅正在酝酿。

【貳】

在这座岛屿上，猫是不受欢迎的。不管多么听话的猫，多少都会偷鱼，一只成年猫的一餐甚至能吃掉整条梭鱼，而且把鱼刺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处。渔家几乎不养猫，甚至听见猫叫也会不舒服。我登岛时正逢初春，阳光带来了久违的暖意，那只猫倒在一片空地上晒太阳，弓起的背部有节奏地起伏，浓密的金黄皮毛被晒得松软，根根都在风中弯折。当我靠近时，它摇晃着站起来，周身上下带着惺忪的睡意，因呵欠而张开的巨口有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它甩动头颅，发出扑棱棱的声响，那是颈椎的咬合之声，经过这一番甩动，它精致的头颅由松弛的睡眠状态骤然变紧，精神也随之一振，就像刚从某个逝去的久远年代之中醒来。我看到它脚下踩着几块梳子似的鱼刺走开了，那是它入睡之前吃完的一顿美餐。它的尾巴翘在空中，左右摆动着，似腾空燃起的火焰。它一直走进胡同深处，拐个弯就不见了。我跟在它身后，脚下加紧，穿过几处牡蛎壳和蛤蜊壳堆成的贝丘，笔直的南街在我面前铺展开来——南街的尽头直通海岸，几个人影在海天相交之处晃动着，南街打通了海与天地的界限，人们自由往返于其间，毫无窒碍，这是南街的神奇之处。

南街，时间仿佛静止不动。

房屋和树木十年来没有变样，街道两边的村庄依然站立着，隐藏在房屋之间的水洼闪闪发亮。太阳在不远处斜照过来，照得后背微微发烫，街上有人走过，他们脸上涂满了油亮的光，皱纹都被照开了，脸面像孩子一样平滑。看到这些，你不得不相信，这里是神奇之地。海鸥从南街上空飞过，迎风伸展着双翅，借助风力在空中滑行，它们正悬浮在我的头顶。海鸥甚至比我步行的速度还要慢一些，我走出几步再抬头，它已经被落在脑后了。站在原地仰头等着，海鸥才缓缓滑过来，剑刃似的翅膀横在半空，两肋的黑翎闪着寒光，它投下的阴影在我脸上闪了一下，紧接着划遍了南街密集的屋顶，一路朝海边去了。随着起伏的丘陵地势，屋顶也是时有起落，我的目光也一路追随着房顶。白亮的小径直上直下，通向高处的屋顶。低洼处的屋顶往往连成一片，恰似斜方纹的坐垫。渔村的外围就是海，那时的海看上去有古旧的蓝色，总要比天空的颜色还要深重一些，南街的房子也都笼罩了低沉的蓝光。几个行人走过，脸上也是透明的蓝色，漾着水的波纹，正如跳跃的海面，他们都是水的化身。

南街街尾的房子是我家，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外围是红砖墙垒出的高大院墙。木门的接缝处绽开了竖纹，透出丝丝光亮。门鼻上挂着黄铜锁，我转到东墙角，在槐树根下看到了那个倒扣着的扇贝，钥匙倒扣在里面。家家户户门前的树下都有这

样的贝壳，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去动别人家的贝壳，这在渔村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了。我拾起钥匙，上面还带着泥土的湿气。钥匙刚入锁孔，锁鼻就自动弹开了，簧片发出嗡嗡的金属回音。来到院子里，檐下的干鱼在风中朝一个方向歪，院子里只剩下它们。每当看到干鱼飞在檐下时，我就知道秋天已经很深了。干冷的风给了干鱼粗粝的外表，一冬的晚饭里，干鱼都会被摆放在我们的饭桌上，我们品尝到秋的凝重，这和冬季的寒冷气息倒是相宜的。这时，我眼前忽然出现了跳动的炉火，炉火上鼓着气泡的干鱼吱吱冒着油，气泡一个个爆裂，鱼香从中散出，焦黄的鱼肉在灯下有着灼灼金光。这样的夜晚是安静的，我走出房门，深不见底的黑夜里群星暗淡，这时，巨蟹座在东墙升起来，四颗明亮而又硕大的星照在天井里，地面上光华夺目，纸盒似的宅院围着星星运转，让人忘记了时间。

【叁】

在岛屿的日子里，他时常想——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岛屿的原始形态？是地火奔涌带来的绛红岩浆，是河流入海堆垒起的白沙，是死去的贝类的尸骸，还是搁浅的船只碎片？

他仿佛目睹了一个岛屿的形成——出海的渔家首先发现了孤悬海外的岛，登岛后，发现荒草高可过人，不见人迹，在岛上步行一天就能横穿而过，岛虽小，却河流密布，水声处处。他

甚至听到了渔夫们的欢呼。于是，岛上船来船往，有了人烟。新来的人当中，自然少不了避世的隐居者，有逃荒的难民，有没落的王孙，更有金盆洗手的强盗。彼时他们住在岛屿的最南端，正冲着自南而来的滚滚波涛。风浪大时，潮头暴涨到了窗外，海水浸入，把熟睡中的一家老小冻醒，这些尚未深谙水性的移民们，在大水到来的深夜纷纷爬上屋顶，挨到天亮。多年以后，他们的后代都变成渔夫，在海水光顾之夜，他们也丝毫不会惊慌，全然忘记了他们的来历——海岛为他们安置了新的身份。乘船而来的，多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对过去三缄其口。出于默契，他们守着共同的秘密，不去触碰他人的往昔岁月。

当然，他也看见银鱼在船舷流溢，这些跳动的光源来到岛屿，摊晒在房顶的鱼群——每道瓦沟里都躺着一尾银鱼。不时有半干的银鱼被南风吹落，跌到庭院中。如果凑巧，会看到窗前有银鱼从天而降，它滑到屋檐才失去平衡，被檐角掀翻，旋转着落下来。有时身在高处的银鱼被风吹动，滑落时带动了一串，窗口就会出现暴雨似的银鱼，它们瞬间复活，争相跃入庭院的深渊。

那时节，他每听到一声银鱼坠地，都要暗暗心惊，听到的并非水声，而是冷硬的撞击。午后的庭院空旷，银鱼满地杂陈，无人照料。

【肆】

岛屿最南端，渔家房舍坐北朝南，院门紧挨着海滩，船停在门外，渔民下了船就可进自家院子，省去了岸上的奔波，而那些住在岛屿中部的渔民们对此最为眼热——他们在登岸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能怪自己的先人见机太迟，在移民大军中未能抢到岛屿的有利地形。

还未到海边，先见无数支桅杆在屋顶上冒出来，仿佛枝叶落尽的丛林，在海风中互相挤撞，一派萧瑟，恍若秋天提前降临。有一只海鸥的羽毛被海上的风吹乱，它落在桅杆上，带肉蹼的脚爪包裹住桅杆的球形端点。见我走近，海鸥一抬翅膀飞走了。我绕过这排临海的房屋，海水的蓝光进现，照眼欲盲，身子也被海风推得倒退几步，这是海的威力，曾经多么熟悉，如今也显生疏了。

潮退远了，海岛的少年奔驰在滩涂上，泥浆四下迸溅，他们腰里别着铁铲，靠铁铲刨开泥滩，翻找蛤蜊和蛏子。黑泥闪着鲜亮的油光，掘开的浅坑，大多有着铁铲削出来的平滑内壁，不多时，就会被渗出的海水注满。挥舞巨螯的招潮蟹走过，失足掉进水坑里，摔了个肚皮朝天，它靠巨螯支撑，久久难以翻身，它在寻找支点，双螯四下里试探着。当它终于借着坑壁的支撑翻过身来，顿时凶煞附体，它举螯击打四壁，蟹螯的两对

尖刺，在坑壁划出了平行的双线，泥坑里浊浪翻滚，招潮蟹的身形隐而不见。就在发疯的招潮蟹背甲之上，盘旋的短尾鹬俯身滑翔而过，它在寻找猎物，在它所过之处，滩涂的肉身罹受刀俎，变得千疮百孔。

不必担心滩涂的凌乱，海潮回来时，就会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到潮水再次退去，海滩又会平整如新。潮底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不知疲倦地抚平滩涂的创口。海潮来去之际，顺便带走了一切记忆，我亲眼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海滩上用脚尖写下的海誓山盟，转眼就消失不见。

从海边回来，天色已晚，经过临海的房屋时，有一户人家院门大开，屋里灯火通明，窗口出现了一家人的生活场景——母亲面朝窗户织网，网的一头，拿铁钩钩住窗棂。随着竹梭的节奏，铁钩也跟着咯咯作响。在她身后的炕桌上，父亲在冲茶，在灯光照射下，开水的蒸汽柱直冲顶棚。孩子坐在父亲身旁，趴在桌上写作业。这个孩子不时停下来，咬着铅笔杆，像是遇到了难题，这时父亲总要打他的后脑勺，让他把笔杆吐出来。孩子又回到了作业本，在他的左手边，还有一摞课本，挡住了他的下巴。我在门前看了多时。这天晚上，孩子几乎咬烂了笔头，他的后脑勺不知挨了父亲多少下，他疼得龇牙咧嘴，不住摩挲后脑勺。他正受到来自纸上和后脑勺上的两种折磨，海岛少年的日常生活总是如此相像，他紧缩的眉头似曾相识，我遇到了童年时代的自己。